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9)

南郊养蜂场(上)

□ 白占全

陆野、杨思源走到汽车站时，候车室已有不少人在等车。他俩在靠窗口一角的长躺椅上坐了下来。售票室、检票口的马灯在亮着，散发出一股股煤油味。等了半天，天终于大亮，售票室、检票口的马灯被灭掉了，煤油味依然在候车室弥漫。售票员打开窗户，探出头来喊道：“没买到太原票的旅客赶紧买票，车马上要出发了。”售票员见候车室没有动静，头缩进去，关了窗户。没多久，院子里汽车喇叭响了几声，检票员从院子里打开检票口的门，站在门口喊：“跑太原的车马上要出发，买到票的旅客，赶紧检票上车。”

检票员喊过，人们提着各种行李涌向售票口。陆野看见人们向售票口跑，他也站起来欲走，杨思源说：“车票都是对号入座的，我们不去挤，待人们上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上。”检票口剩下四五个人，杨思源才和陆野检票上车。

车从汾阳站出发，一路颠簸，到达太原车站时已到中午。走到大南门附近，两个人已饥肠辘辘，陆野说：“肚子饿得直叫，得先找个饭铺。”

杨思源扬手向南一指说：“大南门跟前有很多卖饭的摊铺。”

陆野紧走几步，抬头一看，果然两边摆着许多冒烟的摊子。他回头对杨思源高声说：“那就就近吃饭。”

杨思源来过太原几次，熟悉这里的情况，几步赶上陆野说：“饭摊有好吃的，摊饼、拨面、拉面、拨姑、猫耳朵、河捞、扁食、包子、饼子样样都有，你想吃哪一种？”

“哪一种都行，填饱肚子为好。”

“吃刀削面又快又好。”

“刀削面就刀削面，你说吃甚就吃甚。”

两个人说着话不觉就走到了摊子跟前，时值中午，饭摊上人来人往，摊主吆喝声不断，陆野、杨思源挑选了一家火灶安放在架子车上的饭摊坐了下来，摊主笑眯眯地问：“客官，来大碗还是小碗。”

陆野看了一眼杨思源，回头说：“大碗。”

摊主加火揉面，用菜刀刀刮了刮弧形面刀，放在面盆里。陆野说了句“我去城楼上看看。”旋即转身，快步走上城楼，四下眺望，城内瓦房林立，街道车水马龙，四周城墙矗立围合，东西南北各有城门两座，八座城门上八座城楼和四角四座城楼巍然耸立，城门洞内外人流车马川流不息。

陆野看了片刻，感觉面要出锅，赶忙跑下城楼。走到刀削面饭摊时，杨思源已调好面，浇上西红柿鸡蛋卤开吃。摊主说：“先调面，调好后，浇卤。西红柿鸡蛋、肉杂酱、豆芽菜随便浇。”陆野点点头，夹了些葱茷芡芝麻辣椒咸盐调面，调好面，揭开卤盆上盖着的棉被，每样挖了半勺，刀削面碗盖上了菜帽。陆野、杨思源嘴不离碗，不一会就吃完了一大碗刀削面。

陆野走得快吃得快，额头上浸出了许多汗水，他用手背擦了擦额头，又抹了一把嘴说：“这刀削面果然不错，中厚边薄，棱角分明，外滑内筋，软而不粘，吃得我浑身汤水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没吃饱重来一碗。”

陆野拍了拍肚子说：“饱了，喝两碗汤就可以了。”

摊主拿过陆野的碗，舀了两勺，陆野端起面汤喝了一口，还有些烫，放在桌子上晾了一会才端起喝完。杨思源肚子虽饱，但仍有食欲，就站起来，走到饼子摊点，买了两个饼子，返回来，递给陆野一个，俩人边走边

吃。

大南门到南郊养蜂场大概还有二三十里的路程，杨思源怕耽误时间，就近雇了一辆停在城门口的马车，二人坐上马车，快速向养蜂场驶去。路上，陆野问杨思源：“省委为甚要办个养蜂场？”

“还不是为联络起来既方便又隐蔽。”

“军警不查？”

“这是地下党组织筹集资金，以实业救国的名义开办的，既响应了孙中山先生的号召，又与阎锡山提倡的造产救国相吻合。一旦有军警来查，也有正当理由瞒哄。”

“这里远离市中心，比较隐蔽。”

“只要小心，就不会出事。”

“省委选的这个地方不错，实业也合适。外出可以卖蜂蜜，来人可以买蜂蜜。”

走到离村口还有二三里远的一片开阔地方，杨思源叫车夫停下马车，二人下车，付了脚钱，车夫拉着马，倒转马车，脚尖一踏，一屁股坐上车辕，甩响马鞭，马车顺原来的方向一溜烟跑了起来。

陆野知道杨思源提前下车的用意，也就没说甚，跟着杨思源，向南走去。走了二三里路，瞭见前边有一个村子，村子并不大，只有几排砖瓦房，村口有一株老槐，槐枝连着房顶。杨思源指着村子跟前的一片树林说：“养蜂场就在那片树林里。”

陆野抬头向树林里望去，树林中间有三四间砖瓦房，砖瓦房左侧有一些木箱样的东西。

陆野说：“看情形，这就是养蜂场了吧！”

杨思源说：“是。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”

两个人说了几句，顺着林中小路向养蜂场走去。走到养蜂场百十米，一条白狗汪汪地叫着撒开四条腿款款地向他们扑了过来。陆野怕狗，站住不动，杨思源喊了两声“白狗，白狗”。白狗停住叫声，伸出长长的舌头，喘着长气，头在杨思源的裤腿上杵来杵去。杨思源在衣兜里拿出吃剩的一块饼子，叫了一声“白狗”，随即向上方扔去，白狗立马抬头，接住饼子，吃了起来。

养蜂场党员田来平听见狗叫，赶忙站在院墙的梯子上向外瞭望，看见杨思源带着一个人，立即下了梯子，开门走到外面喊叫：“思源。”思源听到田来平喊他，答应一声，带着陆野，一起来到养蜂场门口。白狗见主人出来，箭似的跑到门口卧下。

杨思源指着田来平说：“这是养蜂场场长田来平同志，副场长是朱静，他俩都是从高桂滋部来的，是我党在高部发展的秘密党员。”

陆野握着田来平的手说：“多多关照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这就是陆野，从河西过来，如今和白钟林在辛庄负责筹建游击队。”

田来平紧紧握着陆野的手笑着说：“听思源说过你的大名，我们互相关照吧！赶紧进来喝水。”

进了院子，陆野问：“养蜂场怎不见蜜蜂飞？”

田来平说：“天气还凉，成千上万的蜜蜂还都聚集在蜂巢里成团取暖，等待春暖花开时才大批地飞出来采蜜。”

陆野说：“蜜蜂在哪养着？”

“在院外北边墙根底的木箱里，现在箱子上还都盖着草帘保暖，再过十来天，天气暖和点，就能揭掉帘子了。那时蜜蜂也可以飞出来活动了。”

“蜜蜂冬天采蜜不？”

“不但采，你还得给它喂蜂蜜或稠白糖水。喂的数量不足，就会有一些蜜蜂饿死，影响来年春暖花开时采蜜。”

田来平站在院子里，给陆野说了半天，陆野才明白了蜜蜂的一些奥秘。

正在和省委书记刘天章聊成立晋西游击队事情的朱静，听到院子里田来平和别人的说话声，停了话题，走了出来，见是杨思源，走了几步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赶紧进屋吧，刚才刘书记还聊起游击队的事，他很是担心，怕中途出故障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我一般在汾阳联络部，情况知道一些，但不如陆野清楚。这回陆野来太原，就是要给省委直接汇报游击队成立的有关情况。”

朱静握住陆野的手说：“陆野，知道你的情况，杨思源多次提到你的能力和胆识，尤其是搞兵运的一把好手。”

陆野说：“朱场长过奖了，那是杨思源抬举我。”

朱静和田来平招手说：“快进吧，回头慢慢再聊。”

陆野、杨思源随田来平、朱静一起走进中间平房，省委书记刘天章站起来，跨前一步，看着陆野，关心地说：“你就是陆野吧！早就盼着你来了。吃饭了没有？没吃饭了让朱静做去。”

陆野说：“刘书记不必客气，我和思源在大南门跟前吃过了。”

刘天章说：“吃过就好，出门在外，吃喝不到，会受制的。来坐下，喝点水。”

陆野和杨思源坐在门口窗跟前的八仙桌凳子上，刘天章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田来平坐在边里的长凳上，朱静拿出另外两个搪瓷杯，给杯里抓了一撮花茶，提起竹皮暖壶倒满水，上盖。朱静倒好水，坐在田来平一边说：“你们累了，可以先到东房躺一躺，歇歇身子。”

陆野挺直身子说：“根本不累，汾阳到太原，一路坐客车，大南门到这儿大部分路程坐着马车，到村子附近才下马车，前后步行了顶多三五里路。”

田来平说：“一路颠簸厉害，这也会使人疲劳。”

陆野吹吹飘在水浮前的花茶，慢慢吸了几口水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这算什么，年纪轻轻的连这点罪都受不了，还能做成大事？”

田来平说：“也是，你说得有道理。”

刘天章说：“陆野，辛庄的情况如何？”

陆野说：“辛庄原来有史老大和高豹子两支土客武装，史老大的武装有三十几个人，高豹子的武装有二十来个人，我和白钟林对这两支武装都进行了军事训练。史老大这支土客是由两股人马组成的，史老大支持成立游击队，老猫和苗木持反对意见，主张离开我们。史老大担心两股人马分裂，为保全大局，听从了老猫和苗木意见，离开辛庄，向南发展。不过我们已派高德胜和王振川随队行动，继续做那支土客的转化工作。”

“史老大这个人怎样？”

“这个人豪爽大气，江湖义气重。将来还是可以争取的。”

“离开辛庄，眼前争取已不现实。看将来吧！”

“将来还是可以争取过来的。”

“省委派去的那十几二十个人在干啥？”

“每天也在随土客训练。”

“感染也很重要。”

“高豹子这股土客如何？”

“高豹子暂时问题不大，多次表态说游击队成立时他的人马全部参加，土客的恶习和不良行为改了不少。这支土客可以作为游击队的力量。但高豹子的磕头弟兄贺兆林欺男霸女，和周边村人索要钱财，在群众

中影响很坏。高豹子多次诉说都无济于事，我也曾和他谈话教育他，企图能从根本上改变，可这家伙我行我素，表面上一套，背后又是一套。甚至拿着枪吓唬女方，如不和他相好就杀男人和孩子，逼得那家女人整日以泪洗面，男人有家不能回。那家男人曾找到高豹子，高豹子答应人家管教贺兆林，可说归说，他也碍于拜把兄弟的情义，没甚好办法管束。”

“高豹子是当家的，为什么就管不了个贺兆林？”

“我觉得不仅仅是把兄弟的情义，平时贺兆林带一个班十来个人，有五六个亲戚都在这个班里。大概是高豹子不想惹贺兆林吧！”

“贺兆林在群众中的影响那么坏，这不仅仅影响着土客的声誉，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即将成立的游击队声誉，这种人不清除，游击队就没办法生存下去。”

“私下里，我和高豹子就贺兆林的事情也进行过交流，他同意让我处理。高豹子的妹妹野鸽子也和她哥商量过如何处理贺兆林，高豹子碍于情面，不好意思下手，对于我和白钟林无论如何处置，他都不会有意见。”

“只要高豹子没意见，这事情就好处理。干脆把他逮起来，公开审理，听听群众意见。群众要求打死他，咱就公开枪毙。这样高豹子也就无话可说了。置于贺兆林的那几个亲信，我们现在也有十几二十个人，找到合适时间，你们可以提前卸掉他们的枪。剩下贺兆林一个人，还不是乖乖束手就擒。”

“我和白钟林商量过了，就是准备这么办。待枪毙贺兆林后，成立游击队。”

狗汪汪一阵紧似一阵地叫着，众人警觉起来，刘天章当即站了起来，几步跨到床前，从铺盖底摸出枪，握在手里。朱静袖子里藏了一把小刀，出门喊住白狗，他听见脚步声向门口走来，大声说：“谁？”

来人沙哑着声音说：“我是村里的老南。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孩子咳嗽，要用点蜂蜜来炒杏仁，想买点蜂蜜，你们有吗？”

朱静开门门说：“去年的卖完了，如今蜜蜂还不产蜜，炒杏仁用不了多少，好像瓶子里底上还有点，你可以救救急。你等着，我回去给你拿。”

朱静返回住房，拿着半瓶蜂蜜出来，递给老南，老南要给钱，朱静未收。老南弯着腰，千恩万谢地去了。朱静关了门返回说“村里的一个买蜂蜜的，害得人紧张了半天。”

刘天章说：“警惕点好，我们继续聊。陆野，游击队的名称你们确定了吗？”

“初步确定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。”

“有点复杂，我看简化一些，就叫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。”

陆野和杨思源点点头，赞同刘天章书记的说法。

刘天章书记说：“队旗上要有镰刀斧头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这个我们懂，已经和陆野交换过意见。”

陆野说：“队旗上除去镰刀斧头外，尚写游击队名称。还计划写上‘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’的口号。您看合适不合适？”

刘天章说：“我觉得写上镰刀斧头游击队名称就可以了，口号可以书写到驻地和游击区的墙壁上即可。”

“行，就按您说的意见办理。”

“我们还计划制作一些红领带，游击队战士脖子上每人佩戴一条，意思就是游击队战士勇于为革命流血牺牲，所以又叫‘牺牲带’。”